

■ 邱国珍 / 著

畲族“盘瓠”形象的民俗学解读*

民俗学
研究

畲族“盘瓠”形象的民俗学解读
邱国珍

[摘要] 盘瓠是图腾形象,是畲族盘瓠传说中的主人公。在传承的过程中,盘瓠形象不断变形,这是畲族民俗文化发生变异的结果。运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盘瓠形象作了历史的回溯、民俗事象的引证,并对盘瓠形象的变形作了描述与分析。

[关键词] 盘瓠;形象;民俗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3)06-0063-

08

A Folkloristic Reading of Panhu Image

QIU Guo-zhe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Folklore, Wenzhou Normal College)

Abstract: Panhu is a kind of totem image, and is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legend of Panhu. Resulting from the change of folklore culture of She Nationality, the image of Panhu has been changing a lot. This essay, by the methodology of folklore, traces the history of Panhu image, adduces folklore evidences to the imag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nhu image.

Key Words: Panhu; image; folklore; reading

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研究领域,“盘瓠”是一个严肃而敏感的话题。从 20 世纪初起,研究者分别从传说、神话、图腾、语言等角度对盘瓠形象做过描述与分析。一般的结论是:盘瓠是畲、瑶、苗等少数民族的图腾,^[1]是上述兄弟民族的祖先神;^[2]盘瓠神话属于族源神话;^[3]盘瓠传说甚至被视为畲民的家族传说。^[4]

作为图腾形象,盘瓠的原形是犬。在传承、播布的过程中,盘瓠形象不断变形,曾先后被描述为龙犬、犬首人身、龙、龙鱼、麒麟、凤凰等。

从民俗学的视角看,盘瓠形象研究不能停留在对民族推源的层面上,还应关注盘瓠形象携带的民

俗文化因子。有鉴于此,今日的盘瓠形象研究应该既注重“历史”又注重“现时”,即还原式研究与变异式研究并重。前者力图从古籍和遗迹中推衍祖先遗留成分,从而理解和发现“生活中的古典”;后者着力从民间流传的活态民俗事象中看到盘瓠形象是怎样一次次地被附加新的涵义,从而看到盘瓠形象的变异性和再生性。

本文拟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盘瓠形象及其变形现象作一考察、分析。

一、盘瓠形象的历史回溯

民俗学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畲族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项目批准号:01BZW044),本文为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树根,略加雕刻状如狗头,亦有讳言其祖为犬,而改称龙犬,祖杖雕刻作龙头。……祖杖之上挂有红布条数十或多至百余,每条上书写族人已祭祖者的姓名。同族较富有之家轮值保管。轮到保管者年中逢过节时,必请出祖杖,供奉在堂屋中,举行祭典。”何星亮在《中国图腾文化》一书的图39、图40,分别展示了畬族钟姓祖杖和蓝姓祖杖,前者为狗头形,后者为龙头形。

畬族民间,与盘瓠崇拜直接相关的是“祭祖”活动。“九族推尊缘祭祖”,畬族传统的祭祖异常隆重,程式也非常繁缛,还要十分虔诚地请出“祖图”和“祖杖”供祀。以广东畬族祭祖为例:

祭祖时全族人集中于祖祠内紧闭大门并派人看守,不让别族人前来窥视,更不让闯入。祭祖开始,挂上祖图即瓠像,像前摆满鸡、鸭、猪头及发糕等供品,当中摆有香蕉和煮熟了的蕃薯。长者宣布祭典仪式开始,鸣枪,奏乐,子孙分列两边跪下,向祖图恭拜,接着族长宣读祭文,唱《高皇歌》,其仪式甚为庄严肃穆。^[9]

《龙川县志》载:据甘陂村蓝姓老人介绍,过去每年的大年初二,蓝姓男人都要聚集在祠堂里举行祭祀活动。甚至分散到外乡的各支系男子也要到原祖地祠堂祭祀。主持祭祀仪式的是保存“龙犬祖图”的族长。仪式开始前,先把祖图挂在祠堂中央,全体男子排列在祖公像前,奉上猪、鸡、鸭、酒菜(不放在桌子上,而放在地上),三跪九叩,祭拜祖先“狗头王”。

(三) 其他民俗事象

1. 信仰习俗

“招兵”仪式。据广东《龙川县志》载,“招兵”仪式曾是畬族历史上盛大的图腾崇拜的准宗教活动,现基本绝迹,只是在粤东凤凰山区的少数村寨残存。据甘陂村蓝姓老人回忆:过去他们有“招兵”活动。“招兵”的由来,是为纪念祖先“狗头王”过海打番兵时得兵马相助而举行的祭祀活动。甘陂村每隔三年进行一次,远近支系的弟兄后裔都赶回来参加。解放前,主持仪式的是长者和法师。“招兵”活动在祠堂门口进行,用桌子围成圈,插上五幡旗,先向旷野跪拜,请祖先“狗头王”回来。

石狗崇拜。《广东民俗研究》载,广东九连山区和北部山区畬族中仍保留有石狗。如连平县贵东乡蒲田村蓝屋,有一尊浅灰色花岗石打制而成的石狗,线条粗犷,形象逼真。这条石狗呈平卧式,头略高,从头顶至脚约高35厘米,身长约52厘米,躯体肥胖健壮,腰围约45厘米,两耳紧贴头部,尾巴翘起弯曲在背脊,脊背从头至尾有对称的八面三角旗,嘴巴突长,已有明显被打断的痕迹。据当地老人叙说,此崇拜物从他们二百年前开基始祖时就被安放在老屋祠堂里,作为保护子孙平安的神物,谁也不敢搬动。民国时老屋

破烂,搬迁新屋,又把石狗安放在新屋的大门口,“文革”期间作为“四旧”,石狗被打断嘴巴。

苗族“庆古坛”。湘西南苗寨传承下来的“庆古坛”礼仪,保存着一些非常古老的民俗文化意蕴:其一,太阳崇拜。其二,犬图腾崇拜。“庆古坛”礼仪中的吃“狗粥”和巫师模仿狗吃粥的“狗伴臀”舞蹈动作,显然都是犬图腾崇拜的遗留痕迹。“庆古坛”礼仪的第一天早上,敬完太阳,大家都回大王庙吃“狗粥”。“狗粥”是一种放了许多配料(生姜,豆腐,肉丝,葱花等)的粥,味道十分鲜美、可口。吃“狗粥”前,巫师要模仿狗吃粥的动作,跳“狗伴臀”舞蹈;而且,要让狗先吃,人后吃。^[10]

2. 婚姻习俗

广东畬族姑娘出嫁的陪嫁品中,娘家一定要郑重馈赠象征吉祥纳福的“狗头芋儿颗、火炭数块,盐巴一撮”。火炭表示火种,可避寒驱兽;盐巴为山区紧俏食品,其经济含义自不待言;而狗头芋,当地畬族却视为传宗接代的珍品。娘家送的狗头芋,丈夫要恭敬地挂在家屋正梁上,第二年开春,新媳妇亲自下种,勤于管理,收获后多分赠诸邻里,以示媳妇勤劳和象征家族和睦。新媳妇生育男丁后,又须取“狗头芋”挂在祠堂梁上,下种时,遍送诸亲种植,共享生育繁衍之益。狗头芋是芋类中的粗劣之种,当地汉族不种、不吃,但当地畬族却视之为珍品,此特异风情,充分表露了对图腾崇拜的寄托。

3. 丧葬习俗

丧葬上的图腾崇拜烙印,主要表现在落葬上:一是棺木必须用白布缠住,象征背驮马王下葬。二是实行水平葬。墓穴平挖于山坡向阳侧面,穴深约3米,宽1米,竹或圆木垫底,棺材由之平推入穴,不能着地。其含义是驮马王不幸被羊撞倒摔死在树丫上。为悼念驮马王的殉难,葬式需“下不着地”,以仿袭古之树葬。在祖墓的石碑是镌刻对联,是畬族丧葬习俗的遗存。广东河源市郊区双田村的山岗上,有一座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安葬,民国3年(1914年)重修的墓莹一座,据《族谱》载,墓主人是当地畬族的开基始祖婆。墓穴两侧,镌有对联一幅:震龙气壮庚峰照,眠犬情多甲帐开。

据当地耄耋之年的老人转述其祖父的诠释,这是一副颂扬民族始祖,企冀民族、家族兴旺的对联,其含意是:我们的始祖(龙犬),原来是东海苍龙转世,因功勋卓著,被辛帝封为驮马,其雄威永照寰宇;现在,我(犬)已含笑长眠于九泉之下,我的子孙,应像我一样,穿铠甲,坐军帐,耀武扬威,造福后代。死者毫不掩饰地自喻为“犬”,且作为碑碣。

4. 饮食习俗

广东畬族历史上每逢大节日的全族会餐,除夕晚

的阖家团聚,以及出殡后赴丧家宴请等等重要进餐场合,所有菜肴、饭食都需搁在地上而不能上桌;进餐时,不论性别,年岁飞辈序均不能坐凳就食,需集体蹲在地上,以手掬食。后来生恐附近汉族讥喻,进餐时,往往在屋内共食,不让外人窥见。

5. 禁忌

禁吃狗肉。畬族农家户户养狗,有的地方不叫狗,而称犬、称龙。广东饶平县水东村畬族按犬的毛色分别叫“白龙”、“乌龙”、“黄龙”等。平时不准骂狗、打狗,更不准杀狗。狗老死后,给予埋葬。南雄县畬族为死狗做一顶纸帽,纸帽上划一圆圈,埋于土内,淋透水,以超度再生。九连山区蓝姓畬族村庄有“狗神堂”,和平县秀围村口有一石室,高1米多,众称“狗神爷爷祠”,门楣上刻“泽润蓝田”四个字,年年祭祀。南雄县杨沥黄塘坑雷氏族谱有“春狗”、“狗罗”的记载,还流传狗卵石的神话。

忌用脚踏碓。畬族家家户户使用木杵或石杵,石臼为舂米、做糍粑的加工工具,忌讳别的民族讥笑为“狗踏碓”。近几十年来,多数村寨有了电,才以电力或柴油机为动力的粮食加工机械所取代。^[11]

综上所述,盘瓠的犬形象是明确无误的。对此,有学者从家族文化的角度作过冷静、客观而精到的表述:

以现存的畬民家族资料为佐证,盘瓠传说作为图腾信仰的解说,是可信的。盘瓠的原生态应该是动物,是畬族先民行猎中可以作为保护神或者助手的动物。……虽然,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群所流传的盘瓠故事有所差异,但是,传说的基本内核是确定的,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4](P25)}

三、盘瓠形象的变形及其原因分析

(一) 盘瓠形象的变形

同别的民俗事象一样,盘瓠信仰在其传承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异。变异性是与传承性密切相联系、相适应的民俗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的特征。民俗的传承性与变异性是两个矛盾统一的特征,是民俗发展过程中的一对连体儿。^{[12](P39)} 盘瓠信仰的变异,包括盘瓠传说内容的变异,盘瓠形象的变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崇拜对象的变异。^[4] 盘瓠形象的变形,大致有龙、麒麟、凤凰这样几种。

1. 龙

浙江民间盘瓠传说:在上古时代,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后从耳中取出一虫,形象如蚕,育于盘中,忽而变成一只金龙,毫光显现,遍体斑纹,高辛皇帝见之大喜,赐名龙麒,号称盘瓠。^[13]

广东畬族族谱“前言”:护王(盘瓠)原东海苍龙出世,生于大耳婆左耳。请医,医出耳卵,放予殿角,百鸟具朝,取与先生剖之,出一狗子,养八个月,身長八尺,高四尺,有五色斑纹毛。^{[14][15]}

龙鱼木刻:广东始兴县顿岗镇乌泥塘和澄江镇暖田村雷氏宗祠、南雄县黄坑镇许村和乌迳以及乳源县的洛阳乡深洞村的蓝氏宗祠的厅堂横梁上的两侧,各安放着一对精致的木刻鱼龙,鱼龙鲤鱼龙头,欲跳跃状,形象逼真。许村蓝姓祠堂供奉的鱼龙全长55厘米,宽24.5厘米,其中,龙头长23厘米,头宽17厘米。头顶竖一对角,头部正中有羽翅三片,全身布满鳞状。据老人介绍,相传是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神物,有的说,这就是盘瓠的化身。在相邻的汉族祠堂中未发现类似的鱼龙木刻装饰。县志和族谱中也寻找不到确凿的记载。据《南雄文史》第七期引用江西省兴国县宋代流传的雷氏手抄族谱有这样的记载:“……姜后曰:此物吾身所生,恐是护国之宝,将其盘盛之,用糜肉煨之,待他出处,不觉之七餐夜,乌云黑暴,鱼龙变化一犬,名曰盘瓠,其毛五色”。这则记载和凤凰山区盘瓠身世传说如出一辙,不同之处是“鱼龙变化一犬”。据此,鱼龙亦是盘瓠的化身。鱼龙形象,与闽、浙、赣等省畬族相传的龙麒形象十分相似,差别之处在于鱼身。这是盘瓠图腾向龙图腾靠拢的演化所致成。^{[11](P102)}

2. 凤凰、麒麟

《畬族传说》:畬族崇拜凤凰,在畬族妇女的头饰、服饰上随处可见凤凰的身影,但是畬族祖先最早的图腾是麒麟。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上古时代,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后从耳中取出一虫,形象如蚕,育于盘中,忽而变成一只金龙,毫光显现,遍体斑纹。高辛皇帝见之大喜,赐名龙麒,号称盘瓠。此为麒麟图腾的由来。其时犬戎入侵,国家异常危险,高辛皇帝下诏求贤,告天下能斩犬戎番王头者可娶三公主为妻。盘瓠揭榜,挺身前往敌国,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高辛皇帝因其不是人身意欲悔婚,盘瓠忽言:你将我放在金钟内七天七夜便可变人。可是,到了第六天,公主怕他在金钟内会有不测,于是打开金钟,盘瓠身已变人,头却未变。龙头人身的他娶了公主。公主头戴凤冠与之成婚。后来盘瓠不愿为官,领挈妻儿到广东潮州府凤凰山居住,开荒种田、繁衍子孙,形成今天的畬族。因此,畬族的图腾就渐渐演变为凤凰。^[16]

农村器物:在潮汕农村畬族的大幅壁画和嵌瓷中,有麒麟形象。这种“龙-麟”神,其形象为龙头、牛身、牛蹄和龙尾,即畬民所谓“脚踏八宝的麒麟”。

(二) 盘瓠形象变形的原因分析

盘瓠形象为什么要演变为龙、麒麟和凤凰?而不

是别的动物形象?有学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或以《博物志》卷七所载的《徐偃王志》与粤东畬族祖图中的“卵化生”和“犬变龙”的细节相印证,从而得出“畬人和徐夷同源源于东夷民族”的结论;^[17]或从盘瓠神话与鸟图腾之间的关系,推断出“盘瓠图腾是鸟与犬二合一的图腾,而不是单一的犬图腾”;^[18]或在此基础上从畬族妇女服饰习俗等角度,提出“畬族的凤凰崇拜”。^[19]

以民俗学研究者的视野,笔者认为,盘瓠形象之所以变形,而且演变为龙、麒麟和凤凰,主要原因有四点:

1. 盘瓠形象变形与畬族先民频繁迁徙有关

历史上,畬与瑶、苗同是盘瓠子孙。三族虽同源却异流,畬、瑶、苗今日分布格局的形成,是经过长期不断迁徙的结果。迁徙的过程是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文化形成的过程。畬、瑶、苗族的历史,是在迁徙中边走边写的,他们的文化是在流动中形成和发展的。盘瓠子孙不仅在迁徙中完成了分流和族群的确立,而且在迁徙中与其他土著居民融合,如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后来都成为畬族的源头。^{[20](P46)}

在学术界,对“畬族”的人群来源的研究,已形成多种说法。有人根据他们的姓氏和盘瓠图腾崇拜,认为畬人同瑶人一样,都源于汉晋时代的“武陵蛮”;有人根据他们的古地理分布、他们的历史名称和他们“椎髻跣足”等风俗习惯,认为畬人是古越人的后裔;此外还有畬人源于徐夷后裔之说和畬人源于河南夷人之说,等等。这些说法虽然分别提出了非常充分的理由,但都把畬人来源简单地归结为一元的“族源”。大量事实表明,现在的畬民族成分并不单纯,其来历是多元的。例如在广东莲花山区、罗浮山区有一千多名自称“活聂”的畬族人,使用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语言;而另外绝大部分畬人的语言则接近汉语客家方言,但保留了“古畬语”的底层。前一部分畬人据称来自“湖南”或“河南”;而根据后一部分畬人的族谱,他们却策源于广东凤凰山或会稽山。另外,在前者的族谱中,记录了盘瓠王生下六男六女的故事;而后者族谱则说盘瓠王仅有三男一女,亦即盘、蓝、雷、钟四姓。与此相应,古籍中关于畬人族属的描写,亦同百越、蛮僚等分别关联。过去潮汕农村有青龙帝君庙,祭祀时庙祝以无数活蛇盘结于绿树之上,成为一种“活图腾”。这种“龙-蛇”神,原由畬人中“爬蜴”一支信奉。所谓“爬蜴畬”,是畬民先人当年在迁徙过程中与蜒人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组团。^[17]

此外,畬族语言研究的新成果,也为畬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线索和证据。有学者指出:现代畬语中属于古畬语成分的大部分与壮侗语、苗瑶语有同源关系,可以推断,这些成分是从古越人和武陵蛮带入古畬语

中的。据此,可以证明隋唐时期的畬族先民中既有古越人也有五陵蛮,从而,为畬族族源的“多源论”提供了语言的证据。^{[21](P650)}

先民的迁徙带来畬族成分的多元化。于是,在盘瓠崇拜的基础上,对太阳、鸟、蛇等的崇拜也有所保留和表现。盘瓠形象的变形,实际上是畬族族源多元化的一种折射。

2. 盘瓠形象变形与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有关

无论盘瓠子孙当年的迁徙,还是后来汉族(如客家)的进入,都会带来文化的碰撞与互动。以畬族为例,当畬汉文化发生接触,两个文化圈的激烈碰撞和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一般情况下,不外乎以下三种结果:第一,两种文化独立发展,各自保持自己的特色,迁入文化往往在迁入地形成自己的文化群落;第二,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进而形成杂交;第三,强势文化战胜、甚至冲垮弱势文化,并有可能取代弱势文化的价值观。从业已发生的情况看,畬文化虽然也曾对汉文化产生一些影响,但更多的是作为强势文化的汉文化对畬文化的影响。盘瓠形象的变形,是畬族民俗文化变异的一个明显例证。何星亮先生对畬族的盘瓠图腾形象向龙演变作过如下阐释:

一些部落或民族在吸收了龙文化之后,并不是简单地以它代替自己原有的图腾文化,而往往是两者有机地结合,融为一体。他们在自己原来的图腾的基础上加上龙的某些特征,或把自己的图腾也称之为龙。例如,畬族曾崇奉犬图腾。在较早的传说中,图腾始祖盘瓠形象是犬或犬首人身。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汉文化的影响不断深入畬族地区,畬族长期保留的图腾信仰必然会与汉族对“狗”的鄙视观念发生矛盾。于是,畬族在接受汉文化观念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改盘瓠祖先形象。把盘瓠祖先形象由犬或犬首人身形象改变为龙头狗身形象。畬族年代稍早的祖图,保留着较原始的古典风貌,盘瓠形象大多是犬首人身。但年代较晚的祖图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图腾形象,以龙形象代替。例如,福建霞浦水门雷性畬族族谱中,盘瓠形象被描绘成“身长一丈二尺”的龙;宁德八部猴墩村的祖图上所描绘的盘瓠形象为“龙头公”,古老的祖宗牌位上雕刻着须长目突、口含明珠、撇朝前弯的龙头;祖杖也雕刻为龙头,高达一米的盘瓠神像也是泥塑的龙头人像,称为“龙头公像”。浙江畬族也有类似现象,有些畬族“讳言其祖为犬,而改称龙犬,祖杖雕刻作龙头”(凌纯声语)。畬族图腾形象自犬演变龙,主要是受汉民族龙文化的影响形成的。^{[22](P385)}

身为畬族学者的蓝炯熹先生,对这个问题也作了分析:

(由于)汉族强势文化的逼迫与深入,畬民家族对

盘瓠传说进行了针对性的重新改造、理会与解说,家族的人们对原有的纯动物的原型,进行了顺应汉文化的重塑,盘瓠遂成了龙与麒麟的组合,并命名为“龙麒”;或者,以麒麟与凤凰的组合,而命名为“麟凤”。经过重新编码与结构性遗忘后的盘瓠传说中,突出了高辛帝和河南传说的内容。^{[23](P28)}

3. 盘瓠形象变形与封建时代对弱小民族的压迫与歧视有关

畬族作为一个弱小民族,在封建时代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流行于福建霞浦县白露坑一带畬村的畬族小说歌《钟良弼》,是这种情况的艺术反映。歌词内容根据真实故事编唱,叙述清代福鼎一位畬族童生钟良弼到福宁府(府治在今霞浦县)考秀才,被当时的主考官赶出考场,不准参加考试。钟良弼不服,予以上诉,几经周折,终于打赢了官司,主考官受到了应有的惩处,钟良弼重新回到考场应试,中了秀才。这个故事虽然情节简单,但畬族人民演唱时却眉飞色舞,非常激动;听者也感到津津有味,无比快慰。认为他给自己的民族出了一口气,表达了畬族人民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与压迫的强烈反抗情绪。

据《福鼎县志》载,钟良弼事件发生在清代嘉庆七年(1802年)。类似钟良弼被诬为犬而“不准与试”的现象屡有发生。封建统治者以对盘瓠传说的曲解,将盘瓠原型作为污蔑畬族的口实,进而将畬族的合法权益剥夺。虽然当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正统的史识对盘瓠传说进行识别从而为畬民“辩诬”,如在钟良弼事件中,便有福建巡抚李殿图仗义执言,为畬民讨回公道,钟良弼终于考取了秀才。但钟良弼事件的影响深远,成为畬族心头难以愈合的创伤。

残酷的事实迫使畬民对盘瓠传说讳莫如深,于是,对盘瓠原型进行又一次重塑而拟人化,认为盘瓠“荒诞不经”而盘护(或龙麒)“确有其人”。时至今日,对盘瓠传说、盘瓠形象仍然持两种态度。在闽东、浙南、浙西南的广阔山区,是目前大陆畬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泛、民族特点最明显的地区,在封建时代,这个地区的民族歧视较严重,畬民的心理创伤较重,他们对盘瓠传说最敏感。因此,他们对畬族的历史与盘瓠形象有自己独特的阐述和描述。

4. 盘瓠形象变形与知识分子的参与有关

民间传说一旦被记载,便少不了文人的参与,这是一种普遍现象。^{[24](P213-214)}蓝炯熹先生在《畬民家族文化》记叙了这样一件事:民国时期畬族知识分子雷一声对盘瓠之说以为不然,他在修溪塔村《蓝氏宗谱》的序言中对闽东畬族家谱中均把盘瓠传说弃于谱端,是颇有感慨的。他认为盘瓠之说“历代史籍均无考,所仅见者,止出于《汉书》,为汉扬子云所着,汉距高辛已隔二千余载,扬氏何所本而云焉,目犬亦未传其姓

氏,不过等诸蜗角斗争、蚊睫鹑巢之滑稽耳。腐儒因之,遂以弃诸谱首作鼻祖,并杜撰三代以下之官职而指为三代上之头衔与历朝敕赠封诰俚言鄙词一串,迂腐卑劣,令人喷饭不已。斯谱之作,本拟删之,但以误传误已深入脑根,牢不可破。姑依原谱存之,虽属鲁鱼亥豕,不胜其弊,然夏王郭公仍阙其文,以符春秋之遗旨。于是,有感而为之,构缀数语,以弃其首云”。雷一声的心情是矛盾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他想要在《蓝氏宗谱》中删去有关盘瓠的内容,但是,未得到畬民蓝氏家族的允许。因为,积淀在畬民传统文化心理中的盘瓠传说已经根深蒂固,是不能轻而易举地动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56年畬族识别、确认之后,盘瓠形象在一些知识分子的笔下有了新的变化。浙江省丽水市民族科《畬族史源》研写委员会《畬族史源》的记载是有代表性的:“龙麒是高辛氏第五个妻姓刘名君秀亲生的儿子,他的出生时间,是高辛帝在位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即公元前二千三百六十七年。……特别是龙麒诞生的那天夜里,据史料记载也闹得不安,原因有三个:(1)五月五日都是属龙的。(2)天空出现扫帚星。(3)出生的婴儿生相奇怪,头像豹头又像麒麟头,全身斑点一百二十多处,像龙身上的花纹。其父高辛看后为龙日出生的婴儿命名龙麒(龙与虎相斗,龙与麒麟相和,符合《易经》命名法)”

近年来,“盘瓠”二字甚至在一些介绍畬族的材料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忠勇王”。如介绍“中华畬族宫”的材料:“中华畬族宫是90年代兴建的纪念畬族传说人物——忠勇王的仿汉建筑物,大门前有一柱参天的巨型龙头祖杖,大门两侧是石雕麒麟,一进门是太极祭坛。沿石阶而上,依次是祭祀平台、忠勇王殿。整个建筑群古朴庄严。……畬族人自称‘山哈’,崇尚龙凤图腾,历史悠久。传说三皇五帝时期,黄帝之孙帝喾高辛发榜征天下英雄以征寇。畬族始祖忠勇王英勇善战,揭榜应征,获胜凯旋。”

有的学者基于民族感情,在论及盘瓠传说和畬族祖图时,至今还在解释“盘瓠在祖图中不是狗”,“把祖图作为畬族的起源是不科学的”。^{[25](P121)}回顾历史,封建时代确实有人利用盘瓠传说和畬族祖图推行民族歧视,侮辱畬族,畬民尤其是畬族知识分子的心理曾经遭受创伤。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及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到21世纪的今天再度作这种解释已没有必要。因为,盘瓠信仰是畬族、瑶族、苗族等先民的图腾信仰,盘瓠是这一图腾信仰中的动物形象,这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倘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考察畬族族源,稍有科学

常识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人。请看吴晓东先生《盘瓠神话：楚与卢戎的一场战争》一文的结尾：盘瓠这个人肯定生活在一个以犬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里，他们以犬为标志，把自己打扮成犬的样子，在自己的居住地雕刻有犬图腾柱，挂有犬图腾形象的旗帜，并时刻以犬自称，同时他人也以犬来称呼他们。这样，在汉文献中，就难免以犬来代替盘瓠这一人物形象了。因此才会有“高辛之犬名曰盘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是为南蛮。”的记载。正确的记录，应是“高辛之犬氏族中名盘瓠者，妻帝之女。”

埃利亚德说过，一种文化的创世神话往往决定了该文化对世界起源问题以外其他原初问题的思考方式。^{[26] [P47]}参与盘瓠形象的变形，或干脆撇开、绕过盘瓠，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思维，一种心态；也反映了他们对盘瓠传说的认知，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当然，也与特定时代主流话语语境有关。总之，他们力图用自己的道义和良知面对畬族，面对社会发言。但他们的矫枉过正，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伤害了畬族——无视、改变畬族的盘瓠传说，淡化、抹杀畬族民俗文化的特色，客观上不利于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种坚定的人格勇气上，更要体现在对文明的认知和创造上。有学者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27]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知识分子，一定要在思维的层面上区别于旧时文人。

知识分子的参与，对民间文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20世纪50年代对云南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阿诗玛》的整理就是一例。原来流传的长诗《阿诗玛》中的民间的暧昧复杂的因素被有意识地遮盖，而将之改造、简化为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阶级斗争故事。整理本《阿诗玛》虽然象征着非汉民族文学的民间文学进入了当代汉语文化圈并得到一定的地位，但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主体性得不到充分的尊重，时代共名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失去了许多民族民间文学的优秀内容，使非本民族读者只能鉴赏一个被化妆过的断臂维纳斯。《阿诗玛》在传承中所积淀的大量的原始思维形态、撒尼人的生产生活习俗都被加工、润色、删节和改写，使其民间文学的神韵受到影响。^[28]这种遗憾，不应该再次发生在畬族民俗文化及民间文学的研究上。

[参 考 文 献]

- [1] 凌纯声. 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J]. 历史语言研究集刊, 1937.
- [2] 潜明之. 百年神话研究略论[J]. 铁道师院学报, 1997, (6).
- [3] 祁连修, 程蔷. 中华民间文学史[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4] 蓝炯焘. 畬民家族文化[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5] 吴永章. 畬族与瑶苗比较研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6] 塞·诺·克雷默编, 魏庆征译. 世界古代神话[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7] 石宗仁. 中国苗族古歌[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 [8] 李健民. 长溪入海流——福安地域文化研究[M].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1.
- [9] 广东潮州凤凰镇政府公众网[Z].
- [10] 张劲松, 刘志阶. 城步苗族自治县卡田村的庆鼓坛[J]. 民间曲艺, 2001, (133).
- [11] 朱洪, 姜永兴. 广东民俗研究[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12]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 [13] 龙游县农技110网[Z].
- [14] 潮州市凤凰区石古坪村蓝氏祖图·前言[Z].
- [15] 潮州市凤南区山犁村雷氏祖图·前言[Z].
- [16] 德清之窗网站[Z].
- [17] 王昆吾. 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8.
- [18] 张崇根. 畬族族源新证[A]. 畬族研究论文集[C]. 民族出版社, 1987.
- [19] 黄向春. 畬族的凤凰崇拜及其渊源[J]. 广西民族研究, 1996, (4).
- [20] 谢重光. 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21] 游文良. 畬族语言[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22] 何星亮. 中国图腾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23] 蓝炯焘. 畬民家族文化[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24] 祁连修, 程蔷. 中华民间文学史[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25] 雷弯山. 畬族风情[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 [26] (日)大林太良著, 林相太, 等译. 神话学入门[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 [27] 谢有顺, 于坚. 知识分子: 独立是一种创造[J]. 东方, 2003, (6).
- [28]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收稿日期 2003-09-03

[责任编辑 周耀明]

[责任校对 廖智宏]

[作者简介] 见封面学者。